

从城市空间塑造看茅盾小说的现代性

罗 洁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9

摘 要:本研究以茅盾的中长篇小说《子夜》《蚀·动摇》《虹》《腐蚀》《追求》《春蚕》《林家铺子》的城市空间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数据分析和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作者对二十世纪初期城市空间的塑造及其现代性意义。本文从离散跳跃的空间转换、冷暖交织的空间意象、紧张激烈的空间叙事三个角度,挖掘茅盾小说在工业文明、文学、思想等方面的现代性思考。

关键词:城市空间;空间塑造;茅盾;现代性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部探索史,统摄这部探索史的内在理念是一种“现代性”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现代性”的定义至今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王一川教授认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这里就是指中国社会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现代性指标去从事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的过程。而相应地,现代性(modernity)则是指中国通过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或产生的属于现代的性质和特征^[1]。其中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则是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主要体现。而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茅盾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巨匠,其小说创作正处在各种现代性理念和方法涌入的时期。统览茅盾的小说作品,复杂的空间塑造是其中一个共同点。接下来,本文将立足茅盾的小说作品,从城市空间塑造角度,谈论其现代性问题。

1 茅盾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塑造

城市空间叙事,简单描述就是空间叙事学在城市研究中的运用。余新明的《小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空间叙事》做出总结:“即空间如何参与、影响了叙事。”^[2]谈论茅盾小说的现代性,城市空间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而如何书写这些城市空间使其发挥反映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现象的作用,茅盾运用了大量的理论与手法,其中空间转换、空间意象、空间叙事是三个重要方面。

1.1 离散跳跃的空间转换

所谓跳跃式叙事换句话说就是非线性叙事,即摆脱了时间和空间顺序规律的一种叙事模式。徐林在《故事本事的非线性叙事结构》中将其特征概括为“单一的时间轴线

顺序被拆解,时间跨度的张力得以加强,时间的连贯性不再能满足多个叙事者述求需要的情况下,转身为时间片段的并置或时序错乱倒置的形态,单一的空间向度也随之改变,时空统一性被彻底瓦解”^[3]。茅盾的小说常书写线性时间脉络下的社会全景图,但细究文本中的空间建构,会发现一种隐性的非线性叙事特征。

《子夜》中多重空间并置,构建出1930年代上海社会的立体剖面。证券交易所、裕华丝厂、酒楼、吴公馆等空间意象并置、跳跃与交叠,形成独特的蒙太奇效果。通过这种蒙太奇书写,传统宗法空间与摩登都市空间强行并置,交易所的电子屏闪烁与裕华丝厂的机器轰鸣共存。茅盾抛弃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式的传统线性空间转换模式,将碎片化的空间拼凑在一起,勾勒出上海都市的美好与丑陋。而小说中吴老太爷猝死、朱吟秋丝厂资金链断裂、冯云卿“美人计”败露、杜竹斋的暗中背叛,这些突发事件正如徐林所说“非理性的本能和直觉得到关注,逻辑性、戏剧性被淡化,偶发性得到增强”。这种跳跃式叙事最终服务于剖析社会的作用。正是这样的叙事策略使《子夜》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单一视角,成为多重空间话语交锋的思想场域,使得作品不仅完成了对社会形态的共时性解剖,更在空间叙事层面预演了20世纪都市变迁的时代转向。那些碎片化的空间镜像,恰似外滩海关大钟破碎的钟面,每一片都映照出殖民现代性矛盾而狰狞的面孔。

1.2 冷暖交织的空间转换

茅盾小说中独特的空间塑造形成了大量的意象群。而细究这些空间意象,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色彩差异。根据

其色彩特征，我们将其划分为冷色调空间意象与暖色调空间意象。以下是根据文本内容对部分空间意象的冷暖色调分类及出现频率的示例表格：

表 1 部分空间意象的冷暖色调分类及频率表

冷色调空间意象	出现次数	暖色调空间意象	出现次数
阴雨绵绵的街道	约 12 次	晴朗午后的花园(吴公馆)	约 5 次
寒风呼啸的码头	约 6 次	晚霞映照的租界洋房	约 3 次
浓雾笼罩的工厂区	约 4 次	吴公馆的豪华客厅	约 15 次
工厂车间(机械、昏暗)	约 8 次	夜总会的舞池(灯光迷离)	约 10 次
证券交易所(紧张压抑)	约 6 次	资本家公馆的宴会厅	约 7 次
贫民窟的破旧房屋	约 5 次	霓虹灯下的商业街	约 6 次
总计	41 次	总计	46 次

透过不同的色调，我们可以预测到主人公的情感倾向以及故事走向，同时隐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妄与阶级矛盾。比如作者描写吴荪甫在股票交易中失败时，总会写到“下着连绵阴雨的街道”和“刮着刺骨寒风的码头”。阴雨天气象征着吴荪甫内心的忧愁和紧张，寒风则说明外界压力带来的严重威胁。有时候故事会描写吴荪甫“独自坐在晴天下的公馆花园里”，但很快就会出现“乌云遮住太阳”的场景。天气突然变化说明外界力量可以轻易摧毁他个人的努力。小说中冷色和暖色场景有规律地交替出现，形成“产生希望—希望破灭”的重复模式，暗示资本市场的变化无常和人物无法掌控自己命运。冷色与暖色的交替使用还暴露出都市表面灰暗之下的真实面貌，这种真实面貌既可怕又难以捉摸。作者使用暖色调比喻“裹着糖衣”，用冷色调比喻“藏着毒药”，以此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欺骗手段。在当时的半殖民地社会环境下，所有关于经济或文化的“现代化”努力，如果不能摆脱外国势力和旧社会制度的束缚，最终都会变成空想。

1.3 紧张激烈的空间叙事

茅盾的小说在情节设置和空间安排方面表现出显著的紧张特性。这种特性不仅来源于叙事技巧的运用，更植根于空间与情节的内在联系。首先，在固定场所的描写中，作者频繁制造压抑性对抗场景。《腐蚀》里的审讯室也有代表性，铁灰色的墙面、三个平方的空间，将政治暴力转化成了可视可感的实体空间；其次，在动态场景的刻画中，作者通过符号化处理揭示社会阴暗面。《林家铺子》结局部分的逃跑情节具有代表性，火车站月台成为命运转折点，林老板在蒸汽中的模糊轮廓与地面散落的账本共同构成现代流动空间的吞噬意象。茅盾对空间的描绘始终与现实社会保持对应关系。他将时代矛盾注入空间结构，使物质场

所转变为斗争场域。这种空间与情节的相互作用，类似《子夜》描写的江水暗流现象，水面平静却蕴含强大的叙事冲击力。

2 城市空间下的现代性

随着西方现代性理论扣开中国的大门，各种新样态在中国应运而生，其中城市建设与文学转向占据重要地位。茅盾作为处于时代潮流中的重要作家，其作品不可避免的涉及城市空间变化与文学现代性转向。而从茅盾的长篇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城市空间下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工业文明下的现代性

20 世纪初的中国，工业文明正在兴起，传统社会受到巨大冲击。茅盾的文学创作既展示工业文明作为现代发展的标志，也包含批评性观察。在小说《子夜》里，上海外滩的钢铁建筑群、持续运转的机器设备以及股票交易所的电子显示屏，共同组成现代城市的视觉标记。这些标记显示技术发展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压倒性取代。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发展过程始终存在负面效应：主人公吴荪甫的工厂虽然体现国内工业的发展趋势，但其管理方式暴露资本运作规律对人性的负面影响。茅盾通过展现工厂主与劳动者的矛盾关系，具体呈现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充满暴力”的现代发展矛盾。在《农村三部曲》的描写中，工业文明对乡村道德体系产生破坏作用。具体表现为蚕茧价格急剧下降，导致农村经济崩溃，最终引发道德体系瓦解。这些城市空间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理解、社交活动的方式以及消费行为的特点。茅盾既认识到工业文明清除封建残余的积极作用，也注意到其对人性产生的负面改变；既看到现代性包含的进步可能，也担忧殖民背景下的现代发展对民族独立性的压制。这种双重态度使其小说突破单一化的进步叙事，成为 20 世纪中国知识阶层对现代发展问题的深入分析。

2.2 文学上的现代性

城市空间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受西方文明冲击的外在物质表现，而茅盾对城市空间的塑造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学表现。细究茅盾小说中的空间叙事，我们可以看到与传统空间叙事不同的现代性理论与手法。

茅盾小说的空间具有象征与隐喻的功能。《子夜》中豪华酒店成为资本统治的具象符号，底层聚居区则成为阶

级压迫的空间标识,这种空间设置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可视的形态。而纺织工厂的机械噪音被形容为“吞噬生命的怪兽”,这种隐喻不仅体现工业化对人性的扭曲,还与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理论形成呼应。

茅盾小说的空间结构具有多维度特征。在《子夜》的叙事框架中,实业经营、金融投机与工人抗争三条线索相互交织,形成对城市空间的立体化呈现,这种手法有效揭示了现代都市的复杂特性。在《林家铺子》中,店铺作为微观社会空间,汇聚了商人、债主、农民等多重社会力量,店铺的兴衰直接映射殖民经济挤压下小资产阶级的困境。这种多维度特征构建出一个兼具现实主义深度与现代主义张力的文学世界。

茅盾将现代主义手法融入写实传统。例如《蚀》中运用意识流技法表现城市体验,主人公在武汉街道感受到的“粘腻压迫感”,将革命受挫后的群体心理困境外化为湿热的空间特征,实现社会环境与心理状态的空间同构。通过这种空间叙事策略,茅盾将城市转化为解析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实验场域。他的创作既真实记录 20 世纪初期城市物质形态演变,又通过象征系统赋予空间深刻的社会批判维度。

2.3 思想上的现代性

文学作品必然反映创作者的思想特质。不具备现代性思维的作家难以创作出具有现代性价值的作品。因此,茅盾作品中“工业文明”主题的现代性特征实质是其思想现代性的具象呈现。这种思想现代性根植于 20 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包含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思考与人文关怀,形成“启蒙思想”与“社会批判”的双重特质。

茅盾承认机械化生产提升效率的作用。具体而言,茅盾通过写实手法记录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变革。如“老通宝的村子里,那些用土法煮茧的农户,一天只能缫出几斤丝;而镇上的新式丝厂,机器一开动,几百斤生丝便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体现了茅盾对工业化生产力的肯定。在小说中,他虽然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矛盾,但他

并未否定机械化生产本身的进步性,而是客观描写了其在提升效率、推动工业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茅盾揭露机械化生产引发的社会问题。《春蚕》将农民破产置于全球资本与本土农业的关联中,展示传统乡村在工业冲击下的系统性崩溃,质疑单一进步观念的有效性。在性别议题方面,茅盾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洞察力。他揭露“妇女解放”口号的局限性。从茅盾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现代性思考具有矛盾特征:他既支持工业文明带来的理性思维,又批判其对人性的扭曲;既通过文学创新构建现代性表达,又隐含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留恋。这种矛盾性反映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境——如何在追求进步与抵抗异化、坚持理性与维护人性之间寻找平衡。

3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茅盾中篇小说中城市空间的深入剖析,揭示了茅盾对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态度与敏锐洞察。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现代性置于茅盾中篇小说的城市空间塑造中进行考察,凸显了物质世界的现代性对经济、社会乃至文学的影响,从而深化了对“现代性是否已完成”这一命题的理解。然而,无论是物质空间的现代性表征,还是精神空间的现代性困境,茅盾都处于揭露现实,提出问题的层面,未曾提出解决时代病症的药方。这些问题的答案仍需当代知识分子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新语境下继续追问与实践。现代性并非静态的终点,而是动态的、多元的、甚至充满悖论的旅程。茅盾的小说,正是这段旅程中一座值得反复回望的路标。

参考文献:

- [1] 王一川. 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研究[J]. 文学评论,1998,(02):96-105.
- [2] 余新明. 小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空间叙事[J]. 沈阳大学学报,2008,(02):79-82.
- [3] 徐林. 故事本事的非线性叙事结构[D]. 山西师范大学,2014.